

中国自古是由文化精英从事教育，这是一种传统。正因为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所以才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生命力和影响，是因为有众多的文化精英在从事教育。

从韩愈那个年代就可以看出师道的尊严，以至于到了今天教师都是很受尊敬的职业，这才有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很贫穷，但并没有听说先生就要吃学生的大钱，更没有听说有人靠当先生发了大财的。

教书自古是一种清贫的职业，但仍然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愿意从事师道、讲学，这是一种责任和理想，同文人要写作，艺人要演戏一样，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学生启蒙要先拜孔圣人，再拜先生，这是一种庄严的仪式，一点也马虎不得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固然是一种传统观念，但也是对师道的无比尊敬，师道是有尊严的。

在孔夫子那个年代自不用说，孔子本人就是大教育家，有弟子三千，但并没有听说孔子因此发了财，相反，他一身贫困，甚至为温饱犯愁，可见教书不是一个发财的行当。现今的教授如果带了三千学子，恐怕早已家财万贯；某些小学教师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办几个小学升初中的所谓强化班，并挨个地给学生家长打电话说：“如果不来参加，你的孩子就考不上重点



中学哦！”

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潜台词。

于是孩子家长给他或她每月提供一两百元的辛苦费，收一百个学生一个月下来也有上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关键是并不见培养出了多少人才！

如今某些小学或中学的架子之大，表现在学校的收费上，各种名目的收费越来越多，只要学校要收，就由不得家长不交——因为你的孩子在人家那里读书，并没有人强迫你，家长自己就表现得很积极。甚至还有家长找到学校说别的学校都办了强化班，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孩子办，我们的孩子竞争不过别人谁负责，我们又不是交不起补习费。学校只好依家长的要求办班。

难怪人们说如今的学校和医院都会收钱，没有哪家人的孩子不读书，也没有哪个人会不生病。

一些先生的脾气，在家长座谈会上可见一斑，开家长会时老师爱发脾气。“家长座谈会”成了老师的训话会，再有脸面的家长也要低头任训，老师把学生的不长进一古脑地推在家长头上，训来训去把家长训得没有了脾气，仿佛驾驶员见了交警。教师训学生也训家长，这成了一种新的职业病。

教育是家长和学校共同的责任，但学校仿佛是一个监督机构而非教育机构。孩子成绩不好总有人质问家长：你这家长是怎么当的！

中国古代，教师的形象是很正的，如今老师的形象也日渐尊严起来，这是好事。在报刊公布的如今“十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教育居然位列其中，

这一点无需考证，只要去各大城市的许多私立学校看一看就会明白。但一些学校除了会收钱就是会训人，好老师当然还是很多，却被这种学校和少数几个不讲师德的老师败坏了形象，这也是事实。

世人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家长对老师怀有某种希冀，学生对老师更加崇拜，老师的一言一行可以影响某个孩子的一生，所以说为人师表，这是马虎不得的。旧戏里老师连穿着打扮也很讲究，衣冠不整者不能为师，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言行不正者就更不能为师，不像如今动不动就有人叫你老师。

某一天，你在街上走被一个问路的称呼为老师你千万不要吃惊，虽然你并没有教过他，但他可以这样公然地叫你；你也不必沾沾自喜，因为他叫的“老师”同“师傅”是一个意思，而“师傅”又等同于擦鞋的补锅的或刮黄鳝的。“老师”这个让人景仰的称呼贬值到这步田地，一点也不奇怪。

“老师”叫你这一称呼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并不限于课堂上。只要是个文气一点的人，戴眼镜的人，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甚至于走路还有一点节奏的人，别人都可能叫你为“老师”。

城市里面，别人佩服你或许会叫你“老板”，尊敬你就叫你为“老师”。但别人讨厌你也可能叫你“老板”。别人嫌你穷就叫你为“老师”。叫你“老师”

或许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或许话中有话，意味深长。“老师”不再是教书先生的专指，而是相当于以前的“同志”和如今的“老板”。

许多人也好为人师，在电视上抓住话筒就不放，其实老师现在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他要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人，以自己崇高的精



神鼓舞人，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感染人。

这一点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话又说回来，有的学校要收钱，要办课外班，大家都明白这个学校的良苦用心，这本无可厚非，老师为什么就该受穷？连某些地方的教委也办了游乐园，规定每个学校每学期必须组织学生去消费一两次，老师为什么就不可以先富起来，早一点进入滋润的有质量的生活行列？为人之师的尊严也体现在生活质量上，难道贫穷就应该是老师的代名词？老师的收入必须与他们付出的劳动成正比，这是天经地义的。

问题的关键是老师必须要有师道尊严，为人师表必须做出表率，当了老师，选择了这种职业就必须做出牺牲，老师的崇高正在于此，别人尊敬你也正是因为你有视钱财如粪土的品格，如果你同凡人没有区别，你也就不叫老师而等同于“师傅”了。

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排在第一位的是道——道之不存，师之不存。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书买得最多的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钱买书，逛书店主要是精神需要或过过瘾，真花钱买书他们要精挑细选。真正消费大量图书的是暴发户，这些人有钱就要附庸风雅，要专门装修一间气派的书房，书柜里堆满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却不是买来看的，而是买来装门面的，压书柜的，显摆自己是有文化的，还专门请人定期清扫书上的灰尘，但这种人越多越不能说明一个民族多么有素养。

在深圳，人们逛书店买书都用推车装，这是收入决定的；在广州用的是提篮；在成都，发一个塑料袋给你足够用了，而在地区或县城一种书能卖出去十多二十本就要上“畅销书排行榜”！

当今可以装备家庭图书馆的人不一定读书，非常渴望读书的人也许无钱购书，这就是盗版书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版书动不动卖几十元一本，一出几大卷，而盗版书才几元钱一本，纸张差一点，印刷质量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反正是照相制版，不会有错别字，不影响阅读。加上现今的盗版技术很高，时间又快，关键是价格便宜，所以屡禁不止。

构成各地图书购买力差别的原因很多，这种差别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缺少知识分子，哪怕一个小县

城也能找出一礼堂或一操场的中高级职称拥有者，但并不等于这个地方的人就有多少知识。职称的评定有许多的讲究、名堂和不公开的秘密。各种级别的职称评定已经把职称评滥，一些机关或科研单位连炊事员也评了高级职称，但并没有见他们搞出多少成果。一段顺口溜写道：

正高职称一礼堂

副高职称一走廊

中级职称不要数

齐齐刷刷一操场

各种待遇享有者

吃饭挤爆一伙房

这么多的人在干什么，各种职称确实评了不少，论文也发表了不少，结果大都是互相引用、参考，其实就是改头换面，拼拼凑凑就是一篇文章，连自己也不忍卒读。

现今有一句新口头禅：到网上去下载！网络确实可以使懒人们获得更加快捷、方便的“成果”。难怪国外的资料库或网络系统不引用国内的论文，有人认为这是偏见，这种认识本身就很偏颇。

当今的职称与其说是职称，在学术或教育单位不

如说是面子，是资本，混了一辈子连个高级职称也没有评上确实太使人没有面子了。难怪许多人评上高级职称之后最热衷于上各种名人词典，这成了一种时尚，以至于让一些人靠编这种词典发了大财，这并非耸人听闻。

人们以上词典为时尚，动不动就把词典翻出来给别人看，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显赫，至于教育过多少人才反而成了小事。上了词典的就是名人和品牌，词典贩子投其所好发一个通知给某某，这就算入选了。名单是从现成的词典中收集来的或从报刊上抄来的，或通过其他关系而来的，目的一个就是要收你的入选费，最终还要你帮忙消化几套书，抓住你想出名的心理赚你的银子！

事情并不就此了结，又缠上你让你做铜牌，印精装的入选证，购买各种文字版本的词书，既然你跳上了别人的菜板不猛砍你几刀是理念性的错误。为人之师如果如此心气浮躁，把精力都耗在这种事情上是非常不值的。

难怪名人不值钱，这都是词典贩子倒腾的成果。信不信由你，连守门的大爷也可在书中列名，只要你舍得花这份闲钱。

如今天天都在喊打假，伪劣假冒产品实在太多，学术界就藏了不少，却并没有看见有谁来打假，难怪



有人总结说如今存在着一种社会现象“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文艺界人士，不讲道德的灵魂工程师，没有著作的著名文人，靠制造绯闻混个脸熟耳熟的明星，没有政绩的乡官县官，出卖人格的老板大款，不会演戏的影星和左声右气的歌星，冲不出亚洲门坎的冠军，使劲减肥的模特小姐，没有文凭的知识妇女”。

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在教育这个软肋上。

每年都讲“人才工程”，“希望工程”，特别是基础教育投入很大，国家、地方、家庭一齐上。最好的生源被各个城市的几所重点中学挖了去，优秀的生源集中在一起，配上最优秀的老师，肯定可以造就出一些尖子生和高材生。其中拔尖的又被几所知名大学搜罗了去。极端一点说，重点中学也并不是它有什么了不得的教育方法，完全是因为国家投入的资金大，从学生家长那里收来的钱多，生源优秀，加上学校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给学生加题、加码，这么加来加去，没有被它加垮的就成了人才，垮掉、废掉、毁掉的则无人问津。世人都以成败论英雄，只要这所学校的升学率高，出了一个两个状元，就可以一俊遮百丑，把问题掩盖起来。

国人喜欢打人海战术，总是把几个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到某一个学府去重点培养，好材料加上好方法，好铁炼成了好钢，钢又被国外的大学统统斩获。结果，我们的学校忙乎了半天尽在帮人家当人梯，帮人家输骨髓，最精华的东西给了人家，我们总是在粗加工，人家却在精加工，人家不发达才怪！

精英们出国去留洋，次之流的也去外企当了白领，顶不济的也要跑到沿海去混，一顺口溜说：

一等人才跑海外，

二等人才去沿海，
留在内地的是等外，
等外也不教书当“秀才”，
笔杆子都被大款包，
谁愿当孩子王被人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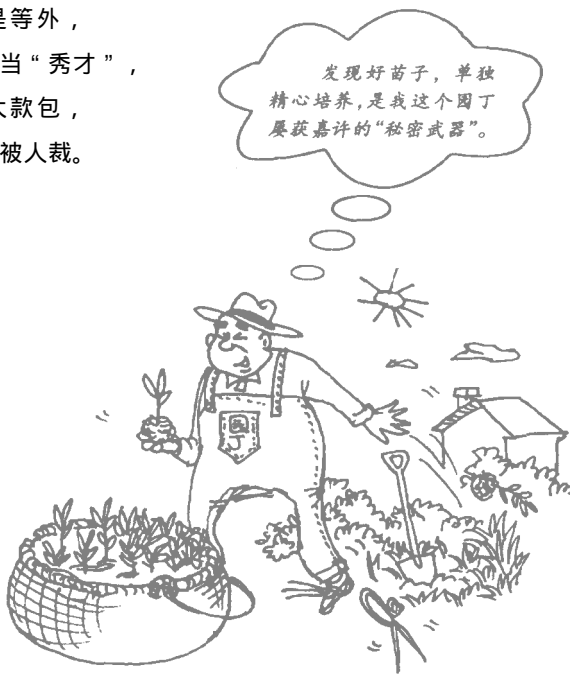
发现好苗子，单独
精心培养，是我这个园丁
屡获嘉许的“秘密武器”。

这些话虽然说得
过了头，但也从侧面
反映出人才流失的现状。

外国在白捡人
才，我们在白白流失
人才，最好的小学生
成了重点中学生，最
好的重点中学生又成
了名牌大学生，名牌
大学生中的尖子考了

研究生，研究生中最优秀的分子成了留学生。留学生
中有成就的留了下来，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或不愿
在国外当二等公民的就回了国。我们的教育仿佛是一
个象牙塔，塔尖的走了，只剩下一个基座。

我们淘了那么多的沙子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一
点黄金，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教育应该是精英从事的事业，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教育，这个民族才会发达，教出来的学生才会优秀，名师出高徒的道理就在于此。

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是由胡适、蔡元培、鲁迅这些文化精英来倡导、实施、支撑的，这才有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盛。

教书识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于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民族来说，教育仅是扫盲；对于一个半发达的民族来说，教育意味着混一张文凭，可以提高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对于一个真正发达和先进的民族来说教育等于素质培养，等于家庭图书馆的数量，等于造就出了多少思想家和多少教育家，等于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巨匠和写作天才。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不愿当老师，他们大多想入仕途，其次是到各种事业单位去吃皇粮，顶不济也要做生意，当一个儒商。甘愿当教师的人相对较少，而教育恰恰应该是文化精英从事的事业，否则，人才从哪里来？

每年师范大学毕业那么多的学生也要千方百计跳出教育队伍，他们考研的考研，出国的出国，哪怕有那么几个会舞文弄墨的秀才也摇身一变，成了首长的秘书或机关里的笔杆子。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是读书人都要走仕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



书干什么？学而优则仕，自然是走仕途，这样才能光宗耀祖！

当了官是坟头上长了弯弯树，不当官是坟头无树只长草。十年寒窗苦，为的仅仅是当一个教书匠，肯

定无人待见，连自己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世界上也许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想入仕途，哪怕你当了教授，当了博导，别人也要把你换算成“处级”或“厅局级”，不然待遇就没有着落，这是又一种悲剧。

当然，也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官，还是有崇尚无官一身轻的人，但不当官你的房子就住不大，你的电话费就不能报销，你的子女就不好安排，你出门办事就没有公车。这是一种连锁反应，逼得你必须混个科级、处级，这是利益所在，是利益所趋。人在世上有许多东西是身不由己的，不知不觉就陷了进去，久而久之，便不能自拔。

谁愿意当教师，吃粉笔灰？教师在早些年收入又少，许多有才学的人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去教书，无数的影视作品里也为人们描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下放教书的故事，使人觉得教书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事情。

现在教师的待遇有了提高，主要是收入增加了一些，但比起商人或其他职业者还差一大截，所以，少有几个有造化的人愿意把生命和青春献给学生献给学校。

有这样一则故事：父亲问儿子，长大了干什么，儿子说要教书，立刻吃了父亲一记耳光，骂道：你怎么这么没有追求，教书还不如当警察，最差也要干一

个管人的差事，不要干一个被人管的营生，我当了一辈子穷书生，被人看不起，你还想走我的老路？！

教师队伍年年都在补充新鲜血液，但剩下的总是那些有献身精神的人，哪怕真有一些热爱教育事业的人留在教师队伍里也是独木难支，那么大的一个教育阵地靠这么少的精兵来把守，场面委实悲壮了一些。

农村学校师资的短缺尤为突出，好不容易分了一个两个大学生来，两年三年又调走了，剩下的总是一些民办教师，要知道农村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来源，农民的孩子拼命地读书就是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无奈，剩下的教师处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又贫穷又苦寒，他们再努力，除了吃苦耐劳之外并不能给这些孩子带来多少新思维，新观念，虽然现在有了网络教育，但网络并没有深入到广大的穷乡僻壤，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农村孩子的智力开发。

边远地区的教师是最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贡献无法估量，他们的得到却少之又少。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假如都不从事教育，仿佛一个球队没有优秀的教练，靠三流的教练，二流的队员，却指望夺得一流的锦标，这是勇敢却是永远无望的希冀。

城里的学校纷纷请外教，这成了一种新时尚。一所学校不请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执教好像就不算“重点”。仿佛外教一来这所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就可以同国外的水平平起平坐，甚至就可以叫做双语学校或外国语学校，这种学校如今最时髦，最走俏，最能够漫天要价，最受家长们的青睐。

其实这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中小学教育并不是以外语教学为重，中小學生连中国语文还没有学好就整天念外语，这是专业不对口。何况请来的老外有几个是教育专家？真正大牌的教育专家你请得来吗？来的大多是些短期执教的老师。

有人以为北京老太太的京腔比外地播音员还地道，难道北京的居民大娘就可以到南方学校里手执教鞭了吗？也有一些大学请来了所谓“专家讲学”，但都是开一个讲座，讲些科普性质的问题，也许根本没有把你这些第三世界打上眼，这种访问学者对提高你的教学水平起不了多大作用。

更何况有些外教是来华旅游的耍家，趁此挣点外快好游山玩水，不要说他想认真教你也教不出水平，他压根就没有打算认真教你，大多是游戏性质，他逗你开心你还付了冤枉钱，这叫白挨。

许多内地的学校乐此不疲，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识秤，完全是因为他们摸透了家长的脾性和心理，要